# 许氏札记（二）：许承尧的文心墨韵与家风浸润

皖南的雨总是带着墨汁般的浓稠，当雨滴敲打着徽派建筑的黑瓦，那些浸润在砖木里的书香便顺着屋檐流淌而下。在唐模村那座爬满青藤的老宅里，一方端砚、几支狼毫、半刀宣纸静静躺在雕花书案上，仿佛仍在等待主人归来。这些陪伴许承尧走过半生的文房器物，不仅镌刻着他的笔墨温度，更承载着许氏家族绵延数百年的家风密码。每一道砚痕、每一缕墨香，都是历史写下的注脚，诉说着一个文化世家与时代对话的故事。

## 一、砚池深浅：家风雕琢的笔墨根基

许承尧的书斋 “疑庵” 里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方清代乾隆年间的端石太史砚。砚面呈长方形，砚池如弯月，边缘刻着细密的回纹，砚背则有 “心远” 二字篆书 —— 这是曾祖许登瀛的手迹。据《许氏家珍录》记载，这方砚台见证了许家五代人的读书岁月，传到许承尧手中时，砚池已被磨得深凹如井，却依然温润如玉。

光绪十三年（1887 年）的一个冬夜，九岁的许承尧正用这方砚台临摹《九成宫》。祖父许应鑅披着棉袍走进书斋，见他握着笔杆的手指冻得发红，却仍在坚持，便取来炭火盆放在他脚边。“写字如磨砚，” 老人用枯瘦的手指抚过砚池的凹痕，“日日磨，夜夜磨，方能见真章。” 说着便铺开宣纸，蘸墨写下 “耕读” 二字，笔力沉雄如老树盘根。多年后，许承尧在《疑庵随笔》中回忆：“先祖写字时，砚台从不离手，墨锭研磨的声响，比更漏还要准时。”

这方砚台在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 年）差点毁于一场意外。当时许承尧赴南京参加乡试，家中不慎失火，书斋付之一炬。仆人冒险从火场中抢出这方砚台，砚边被烧得焦黑，却奇迹般保住了砚池。许承尧归来后，对着焦痕默默流泪，随后用细砂纸轻轻打磨，将焦黑处磨成云纹形状，又请刻工在旁边补刻 “劫余” 二字。如今这方砚台收藏于安徽博物院，砚池深处的磨痕与边缘的云纹焦痕相互映衬，成为许氏 “坚韧守业” 家风的生动物证。

## 二、诗卷开合：山河滋养的家风文脉

宣统二年（1910 年）暮春，许承尧带着一叠诗稿回到唐模村。这些写在宣纸上的《新安杂咏》，是他历时三年完成的乡土诗集。他将诗稿铺在 “心远书屋” 的楠木书案上，邀请族中长老和田间老农一同评阅。当读到 “蚕娘晓起摘新桑，叶上露珠沾鬓旁” 时，一位老农指着诗句说：“蚕娘摘桑多在黎明前，此时露重，该用‘湿’字才对。” 许承尧当即提笔修改，并称老农为 “一字师”。

这样的场景在《许氏家乘》中屡见不鲜。许承尧的诗稿总是带着田野的泥土气息，他在《练江渔唱》中写 “渔人撒网练江湄，一网鱼虾一网诗”，在《茶歌》中记 “清明前采雀舌香，谷雨摘来旗枪扬”。这些诗句并非闭门造车，而是他沿着新安江徒步千里，走访三十六村所得。族弟许承栋在《先兄轶事》中记载，为写好《徽墨歌》，许承尧曾在绩溪胡开文墨庄住了半月，亲眼观察炼烟、和胶、成型的全过程，诗中 “松烟入胶如点漆，杵声动地夜不息” 的描写，正是车间实景的再现。

民国八年（1919 年），许承尧将毕生诗作汇编成《疑庵诗草》，用的仍是那方传家砚台题写书名。他特意在扉页写下 “诗为心声，亦为乡音” 八个字，字体清雅如幽兰吐芳。这部诗集收录了他从十六岁到四十岁的作品，其中描写徽州山水的诗作占了大半，如 “黄山三十六峰青，云气常绕白岳顶”（《黄山吟》）、“歙浦归帆带夕阳，渔歌互答水天长”（《练江晚眺》），字里行间都是对故土的深情。如今翻阅这些泛黄的诗稿，仍能闻到淡淡的樟木箱气息，那是许氏 “根系乡土” 家风留下的芬芳。

## 三、笔锋转折：书法淬炼的家风风骨

在歙县文庙的碑林中，《重修歙县学宫碑记》堪称近代书法珍品。碑文由许承尧撰写，字体兼取颜体的雄浑与欧体的险峻，尤其是 “立德树人” 四字，笔力如锥画沙，入石三分。据《歙县金石志》记载，这块石碑刻成后，前来拓片的人络绎不绝，连书法大家沈尹默都称赞其 “得晋唐风骨，兼皖山之气”。

这手好字的练成，离不开许家严苛的书法训练。许承尧在《书学浅说》中回忆，十三岁那年，他因临摹《兰亭序》时 “之” 字写法不合规范，被父亲许嘉猷罚抄百遍。父亲握着他的手说：“一笔写歪，通篇皆斜；一字不正，立身难端。” 这种 “书品即人品” 的教诲，让他终身以 “笔正” 自勉。

民国三年（1914 年），许承尧在唐模村创办 “许氏书法传习所”，将祖传的《许氏书诀》刻石立于所内。书诀共二十八条，其中 “腕悬如钟摆，笔落似石坠”“心正笔自正，意远墨方远” 等句，至今仍在徽州书法界流传。传习所的学员每日需完成 “三练”：晨练悬腕，午练结构，晚练气韵。许承尧常亲自示范，握着学员的手感受笔锋的提按转折，他袖口磨出的破洞与指尖厚厚的茧子，成为学员们最好的教材。

## 四、典籍聚散：文脉传承的家风担当

民国十七年（1928 年）深秋，安徽通志馆的灯亮到了后半夜。许承尧正伏案校勘《安徽通志・艺文志》，案头堆着从各地征集来的古籍抄本，其中不少是他从家族藏书楼 “心远楼” 带来的珍本。当校到《新安志》中关于歙县水利的记载时，他发现与家中藏的明代抄本有出入，便连夜带着抄本赶往三十里外的渔梁坝实地考证，直到天明才带着满身露水返回。

这种 “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” 的严谨，源自许氏家族的治史传统。许承尧的曾祖许登瀛曾耗时二十年整理《新安文献考》，祖父许应鑅任浙江布政使时，更是 “公余唯以校书为乐”。受此影响，许承尧从青年时便开始搜集地方文献，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 年）辞官后，更是变卖田产收购古籍，足迹遍布皖南各地。《歙事闲谈》中记载，他曾为收购一部明代《徽州府志》，在休宁县一户农家耐心等待三日，直到主人被他的诚意打动才肯割爱。

最令人动容的是民国二十四年（1935 年）的捐书义举。当时许承尧已近六旬，却将毕生收藏的三万余册古籍、两千余件文物悉数捐给安徽省立图书馆。在捐赠清单上，他特意在《许氏宗谱》和那方传家砚台旁注明：“此为祖产，暂借馆藏，供后人观瞻。” 如今安徽省图书馆的 “许承尧特藏室” 里，那些盖着 “唐模许氏心远楼藏书” 朱印的典籍，依然散发着淡淡的书香，诉说着一个文化世家 “薪火相传” 的博大胸怀。

## 五、墨迹留痕：家风延续的当代印记

1946 年清明，弥留之际的许承尧让家人取来那方传家砚台和一支紫毫笔。他颤巍巍地蘸着墨，在宣纸上写下 “读书” 二字，笔锋已不如往日稳健，却依然力透纸背。随后又写下 “守节” 二字，写到 “节” 字最后一笔时，笔尖在纸上停留良久，最终凝成一点如星。这八个字，成为他留给后世的最后家训。

如今在唐模村的许承尧故居，这八个字被刻在青石板上，与老宅的白墙黛瓦相映成趣。每年春分，许氏后人都会在这里举行 “晒书节”，将家中珍藏的古籍、手稿拿到院子里晾晒。孩子们围着老人听砚台的故事，青年们则在书案前临摹先祖的书法，墨香与书香在空气中交融，仿佛穿越了一个世纪的时光。

在歙县中学的校史馆里，陈列着许承尧创办 “新安中学堂” 时的课桌椅。桌面刻着的 “勤学” 二字，与许承尧当年的笔迹如出一辙。这所学校如今仍以 “传承新安文脉” 为校训，学生们每周都要临摹许承尧的书法，诵读他的乡土诗作。当稚嫩的笔尖在宣纸上划过，那些流淌在笔墨间的家风基因，便在新一代心中悄然生根。

雨又开始下了，落在唐模村的青石板路上，溅起细碎的水花。许承尧故居的窗棂间，仿佛仍能看见那个握着笔杆的身影，在灯火下与先祖对话，与山河共鸣。那些浸润在文房器物里的家风，如同新安江的流水，历经百年而不涸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后人。当我们抚摸那些带着体温的笔墨，实则是在触摸一个民族最深沉的文化血脉 —— 那是刻在基因里的坚守，是写在时光里的传承。